

秋 虫

张建春

阳台上栽有茉莉和月季，初秋时仍开得好，晚间打开门窗，花香从细纱中钻进来，同时钻进的还有“嚒嚒”的虫鸣。秋虫隐身在花棵间，鸣叫就有了花的芬芳。

花朵招蜂惹蝶，也引虫。不过，蜂蝶也是虫子。秋虫鸣叫总是令人心焦，又到秋天了，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一大半。

叶子坐在书桌前，懒懒地打开一本书，书是汪曾祺的散文集，她喜欢读汪老头的文字，他散淡的文字，充满了烟火气，读了还想再读，算得上是个汪迷。

叶子迷的东西不少，比如茉莉花，她就迷恋得很。洁白，香，都是叶子迷恋的理由。阳台上的茉莉花已经开了好几茬，一茬花一茬香，一波香连着一波香，从夏到秋还没间断过。

秋虫的鸣叫婉约。叶子听出是两个虫子的对答，一个浑厚，一个柔和，长短相衬，如是絮语。这一定是一对情侣了，花前月下，有几分浪漫。虫子谈情说爱会找地方，月季花、茉莉花盛开之下，确是好情场。

叶子放下书卷，静静地听。突然，虫子的鸣叫密集起来，你一声我一声，激越得水也泼不进去。叶子一惊，碰到了什么事？应该是一对情侣发生争执了。叶子提起了心，好好的情语，怎么说变就变调了！叶子嚒起嘴唇学虫鸣，想作个调和人，可怎么也吹不出虫鸣的调子。

叶子的心兀自开始走远，散文也读不进去了。

阳台上的茉莉和月季是聿子栽的，算一算有三个年头了，呆在陶盆里没挪窝。聿子知道叶子喜欢这两种花，特意从花木市场买来，精心地栽下，还一二三四地写下养护细则，留给叶子。

聿子是叶子的恋人，大学毕业当兵去了，三年里聚少分多，留下了许多相思之苦。聿子爱叶子，叶子爱聿子，爱得深也爱得苦。

两只虫子还在吵呢，相互的声音都有了裂帛之响。要是聿子在就好了，叶子想。聿子会嚒起唇吹出虫子的鸣叫，他在一定会介入，让一对虫子重修于好。

在一起时，叶子会使个小脾气，估意在聿子面前撒娇，聿子总是千方百计哄着叶子，嚒着唇，吟出最好的话语。聿子能把叶子哄得梨花带雨，两只虫子还哄不好。

叶子问自己，和聿子吵过吗？心中答，没有呢。想吵吗？想。叶子问着、答着，眼泪竟滴落了下来。

好想、好想吵一架，面对面地吵，拿出周身力气地吵。

叶子羡慕起还在叨叨不休的两匹秋虫，能够鸡一嘴鸭一嘴的吵，也是种幸福。

叶子已是泪流满面，但阳台上的两只虫子，一时归于平静，阳台好静，静得花香也凝滞了气息。

也就是片刻，虫声又起，先是一声，随后应和，柔情蜜意，满满地铺在叶子的周边。月色正好，叶子走上阳台，一对青色的虫子，在茉莉枝头，彼此抚摸。

夜深了，叶子还是拿起手机，拨出了一串熟悉的号码。

叶子听到了聿子亲亲的声音，还有就是一片秋虫的合唱。

洪水仍在，聿子固守在防汛的大堤上，秋虫欢叫，是在鼓劲吗？

阳台上秋虫的鸣叫和缓，月色浇灌它们。叶子又嚒起了红唇，对着的是远方。



锦绣田园 李昊天 摄

从熟视无睹中醒来

明前茶



夏意 李昊天 摄

微博上有一则诉说今日夫妻关系的段子：如果你身为太太，买了一件昂贵的新衣，又不想让丈夫责备你，怎么办？答案是，当他有一天不甚确定地问你：“你又买新衣了？”你一定要理直气壮又略带委屈地嗔怪说：都买了七八年了，穿过无数次，你今日才看见？你一点儿也不关心我！

好么，没有哪位丈夫会言之凿凿地下结论：“不对，我真的是第一次看见这件衣服，你又在质疑我的记忆力？”不不不，他多半会露出一脸迷茫，胆怯地说：哦，有这回事？对不起，我对女人的衣服“脸盲”。

普通丈夫，对妻子身上的变化熟视无睹到这个地步，每让我想起新疆作家李娟写过的裁缝铺轶事：高挑美丽又衣着破烂的哈萨克儿媳，在婆婆的怂恿下偷出了家里的两只生蛋鸡，要跟李娟换一段衣料做裙子。李娟开玩笑说，你把婆婆俘虏了，你家公公不会发现家里少了鸡而大发雷霆？哈萨克儿媳响亮地回答：“家里的鸡很多很多……公公不会发现的！”

李娟以为她公公养了上百只鸡，然而，哈萨克儿媳的回答让李娟惊呆了，她嬉笑着说：“家里养了7只鸡！”

李娟遂感叹，7只鸡少了2只都看得出来？这家里掌柜的，是要对家务事熟视无睹到什么地步，才会这样？

但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，这种事情并不少见。熟视无睹这个词，正可以形容中国的婚姻文化中，夫妻双方，特别是男人对女人，是怎样缺乏“即兴的观察与由衷的赞美”。很多做妻子的觉得自己的变化够大的了，就像7只鸡一下子少了两只一样——

她开始练习瑜伽，整个人变得柔韧、安稳与娴静；她开始有意识地吃素，并且用超市减价出售的“长得很丑的蔬果”做沙拉；她开始收集老家具，并且钟情于家具的改造；她开始在阁楼上画画，为了画好牡丹，她春天每个周末都出去远足，听说哪里有牡丹盛放就去欣赏，晴也看牡丹雨也看牡丹，她穿的家常布衣上，免不了有泼染的颜料……亲，就算如此，作为她最亲密的伴侣，你也总觉得“老婆还是老样子，除了相夫教子，在单位里当个小科长，她还能干啥？”

婚姻中如此缺乏“即兴的观察与由衷的赞美”，导致的后果是什么？肯定是累积的失望与伤感，进而，慢慢会变成一潭死水一样。

要知道，看到她的改变，真心诚意给她赞美，本是人间最好的礼物之一。而基于一般人的修养，有来无往非礼也，唯有收获了赞美，与赏识，她也一定会回馈给你。这就

是婚姻中流动的、闪闪发光的一股清流，它冲开了柴米油盐汇合而成的无奈的操劳，犹如冲开生锈的浊流，它带来了你来我往的幽默、微笑凝望的深情、感同身受的体谅，它提升了双方的幸福感。而这一切，从破除“熟视无睹”的惯性开始。

而从“熟视无睹”的惯性中醒过来，有时不但拯救了这个时代犹如稀缺品的情感，也许还拯救了爱本身。一位熟识的男士，有一天发现妻子上下楼梯时，步态有一点古怪，说不出哪里不对劲，但看她脸上飘过一缕一闪而过的煎熬，便反复问她怎么不舒服，是曲腿时不舒服，还是直腿时不舒服？是前脚掌落地不舒服，还是脚后跟落地不舒服？是外八字上下楼梯不舒服，还是斜侧着上下楼梯不舒服？他甚至让妻子脱了鞋，把自己的手垫在妻子脚底下，让她使力去踩，感受她脚底的小痉挛。妻子嫌他啰嗦，不以为然地说，我走平路好好的呀，都40多岁了当然不像年轻时那么利落，多大的事儿呀！这样紧张！她老公搜集了她的症状，上网看了各式各样的腿疼病灶，建议说：“我找个看腰椎有名的专家替你诊断一下，我怎么觉得你上下台阶这样不灵便，说不定是腰椎的问题。”

做妻子的觉得他危言耸听，但他几乎是温柔绑架了她，一定要她去医院检查，立刻！马上！绝对不能拖到下个月、下个星期！结果，第二天去医院一拍片子，原来妻子的腰椎间盘突出已经相当严重，增生的椎间盘已经压迫到了下肢神经。她的腿疼就是这样来的！连主治医生，对一个做软件架构的IT男，竟然能做这样的初步诊断，深表讶异。

治了腰椎，她又开始健步如飞。上个月，夫妻俩重上黄山的光明顶，住在他们20年前蜜月旅行住过的小旅馆里。做妻子的，又可以在凌晨5点，登上一千多级台阶，去看黄山的云海与日出。

这位妻子也是我十多年的好友，她最终感慨万千地对我说：她后来回忆起来，留在老家的母亲与外婆，中年以后都有腰椎间盘突出毛病，因为耽误了治疗，外婆年迈时是卧床不起的，母亲也被剧痛所折磨，60岁以后是跛行的。而她，有幸遇上对她的细微变化都明察秋毫的丈夫，及时找到病根，找到有效的治疗方式，避免了未来生活质量的断崖式下跌。她真的对此心怀感恩。她明白，只有一个视你为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的人，视你为未来灵魂知己的人，才会发现你所有好与不好的蛛丝马迹，做出及时的响应。他才能破除“熟视无睹”的惯性，既成为赞美者，又成为拯救者。